

回顧過去、愛惜現在、展望將來

德州 文增焯寫

離開母校知用快六十年，當日發生某些事情仍歷歷在目。我從穗城小學一年級讀到初中三畢業，多年前穗城未有高中，我在穗城初中三畢業時臨時增加高中一的一級，由初中三年級的老師擔任教導高中一的課程，同學升級，老師也升級了。我當時憂心是到了高二怎麼辦呢，不如一勞永逸，轉讀到歷史悠久已有高中的知用中學。其實我的憂心恰巧是先見之明，等到知用高二下學期，中文學校已不能繼續辦學高中。知用在高二下學期權充借用林威廉英文書院校舍，中午後上課三小時，課程濃縮成英文、數學、物理，僅僅保留知用獨特的幾個教育課程。借讀了一學期，過了高二下便回到知用母校繼續讀高三。

再回說我穗城初中畢業後，連忙準備應考知用高中入學試，穗城班中就只有四、五位去轉學知用。考後不久便戰戰兢兢到達知用學校報告版，擠前進去，查看是否能被取錄。看到在穗城同班同學成績優秀的一位女同學楊麗芬排名第一被取錄，隨後也看到我被取錄，連看三次，也管不了名次，反正被取錄了，滿心歡喜，騎腳踏車回家了。註冊排長龍，學生太多，知用中學在南越極有名氣，我在回憶中好像到銀行交學費。高中一分成兩班，每班百多學生，算是大規模。

開課第一天，還未到課室，全校學生到大禮堂，站立聽校長唐富言演講，他說的是國語，我一句都聽不懂，這就糟糕了，我想我能就讀？在穗城是講廣東話，十年來從未聽過國語，我以後可以跟得上嗎？

集會後進入課室，才知坐位已被編好，從知用初中升上高中的舊學生可坐前排，我非常羨慕他們。我們新學生被編坐到最後的兩排。老師在黑板寫字，我一看就覺得有問題了。我的視力看不到黑板上的字，想是我突然變成近視，初中畢業時我還看得滿好好地，原來暑假期中我在暗燈下迷讀武俠小說，視力受損，那只好向家長要求配一副新眼鏡。新眼鏡並不便宜，眼鏡店知我第一次戴眼鏡，故意開高價錢，我不曉得還價，覺得唸高中可不容易。那時眼鏡框都是小圓眼框，掛上後使我整個人變成書獃子，班上戴眼鏡的同學不多，幸好沒有同學嘲笑我，因認識我的人不多。念高中可不容易，萬事起頭難。

高一科目繁多，我最怕的一課是勞作，幸好一學期才交一次作業，功課是用手工去織籐籃。我一下子便買好了一大堆長籐，但不知曉如何去織，決定把籐先浸在水池中，恐怕籐放太久會變硬。等要去織編時才看到籐都被浸黑了，也沒錢去買新籐。交功課時學生全部的籐籃，一排成行放在地上排直，由老師選成績好壞來定排列先後。織得最漂亮的排在首位，我的籐籃開始排在中間，老師把我的作品，越拉越後，最後竟被拉到末位。我心裏難受，不過想來這也是公平，我自己也認為我的那是全班最醜最黑的一個舊籐籃。當時想如果我有餘錢，早應去購一個現成的籐籃。等到老師把籐籃排好，要學生認取各人的佳作來評取分數，我的認領的聲音最小，好像蚊兒嗡嗡，老師問了三聲才聽到我去認取末位的籐籃，每個同學回頭望我，使我好不尷尬。幸好老師還算仁慈給了我六十分，是緊緊過關。心想那勝過交白卷領受零蛋為上。我却認為我的是最後排行第二名，最後一名是No show的交白卷零分。可惜時光不能倒流，如現在要交出籐籃，我一定用白漆把籐籃的污穢遮蓋，再繪上一枝玫瑰及彩蝶，且繫上一條鮮紅絲帶，這樣的話，那可能從尾二名衝跳上頭二名，但此夢想已太遲了，現在哪可能彌補六十一年前(1957?)的缺陷？

高中二上了一星期，學生突然減了百分之六十，兩班合成一班，原來很多同學都退學，從高棉偷渡轉向別處遊學了。

幸好高中三過後我如期畢業，知用不能在越南發文憑，要到臺灣教育部領取高中畢業文憑，多年輾轉流離，我的知用高中文憑早已丟掉了，數年心血付諸流水，落得個無(文)憑無據下場，只求校友和同學承認我是知用高中十九屆畢業生。

1998年我應加拿大多倫多同學鄭錦溪邀請往訪，隨行商議組織十九屆同學會，提議去溫哥華旅遊，也有不少同學參加，當時從香港張燕芬拿到很多同學地址，由我用電腦登刊十九屆同學錄，這份同學錄後來提供給南加州校友會，合併在南加州的校友通訊錄裡。在我們十九屆的同學會也選過三屆會長，鄭錦溪、周宣南及阮耀香。我領文書之職為協助。十九屆同學曾旅遊Utah猶他州、鹽湖城、黃石公園、三藩市等地。但在南加州校友會主辦廣州全球聯歡會，我們見到一大堆在中國的同學。

自從各地成立了校友會，便自然取代了同學會。在校唸書時，總認識同班的同學，滿有手足之情，正如小家庭。但校友會擴展成更廣泛，校友會不分班次，携手交友，堂表之愛，正如大家庭。校友多，蠻熱鬧，更有組織，更有價值。相聚於全球知用校友聯歡會，更是多姿多彩；舊雨新知，濟濟一堂。

同學友誼久培養，校友真誠詔將來！